

记忆



百姓博客

写给渐渐老去的同学们

文/由国宏

风吹叶落,万物惊秋,一年中最美的秋季款款而来。秋,是一个思念的季节。思念远方的故人,思念梦里的故乡,思念远去的时光。泡一杯茶,独坐窗前,向外望去,目之所及,虽是五彩缤纷,但已是红衰翠减。镌刻于心的深情往事又浮上心头,那些曾经落寞的、辉煌的、诗意的、难过的思念随着秋天的一缕晨风,飘散在思绪深处……

在众多的思念中尤其想念当年师范学校的同学们。在这互联网大数据时代,我尝试着做了一件了却夙愿的心事——将47年前原哲盟师范学校的老十班的同学拉进微信群。几经周折,各种途径寻找,短短的半个月时间,入群人数达到了班级人数的半数以上。

同学情是一张青春永驻的照片。同毕业照相比,虽然岁月无情,青春已去,但在彼此的心里,风采依旧。同学情是一首难忘的抒情歌,是山涧流淌的溪水,清澈透明心无杂念,又像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当你再次拥有这份真情时,你才会觉得人生的幸福。拥有一群近半个世纪未谋面的同学们,更是让人激动不已。同学情纯粹而美好,是一种更崇高、更至诚的爱。

在群里同学们的声声惊呼中,我想起了校园中的林荫大道,两旁的白杨树飒飒作响;想起了读书时的午餐餐窝窝头和熬白菜;想起了大通铺;想起了班主任刘玉厚老师的三段式板书;想起了语文老师方浩引人入胜的诗一般的教学语言;想起了同学们参加农场劳动热火朝天的场景……

毕业后,来不及道别就各奔东西,一生辛苦忙碌。我们走过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代,我们怕父母老的太快,来不及孝顺;怕孩子长得太快,会远走高飞。我们的肩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心里有不为人知的酸楚。累了不敢多言,痛了不敢倾诉,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家人和事业,把委屈甚至痛苦留给自己。我们都是普通人,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,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念和联系昔日的同窗。

花开花谢,潮起潮落,如今我们已走向了人生的暮年。我曾借助工作之便,退休前后在通辽各旗县寻找昔日的同学。在库伦见到了文玉珍,我们抱头痛哭,感叹自毕业分别,再见面已退休。心中不由地发出“忽有故人心上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”的无奈叹息;在后旗见到徐秀芬,我开玩笑地问她“谁把你的长发盘起,谁为你做了嫁衣?”玩笑之间流淌着心酸,自是“归去一去无踪迹,何处是前期”;想起和老班长王平同到开鲁王洪德创业的沙河参观,为他发出实现毕业时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远大抱负而由衷地赞叹;想起到右中高力板安静文家中,坐在热炕头喝着高力板大曲,直到酩酊大醉,感叹“何当重相见,樽酒慰离颜”……

四季轮回,好多人忘记好多人。世事变迁,好多人仍记得好多人。风雨吹散的是虚情,留下的是真心。时间带走的是生命过往,留下的是真心。人世间最美的友情,莫过于离开时想念,想念时重逢。一段光阴与你同行,一段人生因你不同,情谊一见如故容易,难得的是来日方长的陪伴。

然而,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爱与恨,而是熟悉的人变得陌生,甚至留下无法弥合的误解。在寻找失散的同学中,也有人因某些特殊情况而不愿入群。也罢,每个人为人处世的方法不同,生活追求各异,无可厚非,衷心祝愿他们生活安康。

秋季的到来拉长了黑夜。黎明时分,晨曦透过窗帘,睁开惺忪的眼睛,突然想起诸葛亮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,草堂春睡足,窗外日迟迟”的诗句。人有旦夕祸福,月有阴晴圆缺。每当醒来,我都庆幸自己还活着,想起几位英年早逝和多病的同学,不禁悲从中来。

我们路过青春,走过盛年,人生已过大半生。有些人走散了,来不及感叹;有些人永远地走了,来不及悲伤。我们接受了悲欢离合,接受了生死离别。繁华终将落幕,可能悲伤才是生命的底色,生命中所有的聚散终将结束。

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。进入深秋,寻亲之路也接近尾声。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摆在眼前——组织同学们见面。何时见面?以一种什么方式见面?这需要根据大多数同学意见来决定。年龄在70—80岁之间的我们,安全自然是头等大事。但又不能因噎废食,既要快乐相见又要防止乐极生悲,这需要精心筹划,必须做到万无一失。“大疫不过三年”,或许来年相约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疫情消除了,一起看草原,天蓝,草绿,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,流动的羊群给绿毯绣上白色的花朵,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像繁星洒落在天际,在夜风吹动的草原上席地而坐,交谈各自的人生体验岂不美哉?

从简单到复杂是退休前的成长,从复杂到简单是余生的修行。我亲爱的同学们,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,保持良好心态,来日方长,其余的其余,人生自有安排!

故乡是门达

文/崔丽君

几年前,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我市著名女歌唱家石俊荣演唱的《门达我幸福的家》,激动欣喜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门达,我的故乡,我阔别了50多年的老家啊!就一直惦记着回去走走,想去看看那如今“草原江南的彩霞”;再约上几个故友乡亲,听他们讲一讲如今“草原江南的佳话”。而当我决定要回去的前夕,又听说将接待我的门达镇文化站长孟庆宇正是这首歌的词作者,于是,要回去的心情迫切。

门达镇政府,位于科尔沁左翼中旗东南部,铁路大郑线上的门达站境内;门达镇查是镇政府所在地;门达站在门达嘎查境内。

门达镇下辖17个嘎查、村,总占地面积为24.5万亩,总人口数约20500人。1947年划为一区人民政府,1956年命名为安乐乡人民政府,政府所在地设在现在的门达镇安乐村。1959年迁入现在的门达嘎查,改称为科尔沁左翼中旗安乐人民公社。1984年撤乡设镇时定名为门达镇。

门达镇,范围有些大。门达镇是老父亲从1955年至1970年工作的地方,也是我的出生地。我的童年在春风花草,柳笛鸟声中刻在了门达的铁道边上。而门达嘎查,当年那个仰仗着哈达江一水滋养,一年四季不断与狂风飞沙相抗争的小村,听说如今南沙坨“绿进沙退”,北甸子稻谷飘香,被誉为塞外小江南啦!

真是幸运!这次回故乡,我得到了门达镇党委书记张志昌、门达镇文化站长孟庆宇以及门达镇查党支部书记张丽华的热情接待,实现了我和当年的老师、同学、老乡亲们坐在一起,抚今追昔,畅叙桑梓之情的愿望。我多年来的心愿,在那一刻得到了充分的满足;那一刻的内心,充满了无限的幸福与温暖。

我的故乡——门达地处西辽河南岸,村外又有西辽河下游支流分出的一条哈达江河,早年是一片水草肥美,适于放牧的地方。

门达铁路是大郑线铁路的一段,最早属于四洮铁路支线(郑家屯)道(通辽)线内。门达第二代火车站据说是1947年修建的。车站各部门分别有养路工区、车务工区、电务工区和水务工区等。现在的火车站已经是第三代了,是2014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。

老门达人对门达铁路记忆最深刻的是高高矗立在水务工区院内的“水楼子”。“水楼子”是水务工

区院内的一座水塔。它是铁路车站蒸汽机车时代必不可少的一个设置,主要是供应机车用水,在铁路西边的哈达江上还有一座“西洋桥”。战乱年代“水楼子”和“西洋桥”都曾被炸毁过,后又重新修建。“水楼子”负责供应往来蒸汽机车用水,同时供给门达火车站各部门运输生产用水和部分职工家属生活用水。住在铁路边附近的家属享受着吃自来水的待遇,在当时全村人都要打水吃的年代,可是绝无仅有的福利啊。随着蒸汽机车时代的结束,中国铁路已跨入了高铁时代乃至“中国标准动车组时代”,像门达车站这样的小火车站,正在逐渐脱离原有的运载功能或已逐渐完成它的历史使命,“水楼子”也在去年上半年被拆除了。

老住户李奎生回忆说,最早到门达落户的主要有同、潘、苏、韩、李等十几户人家。当年这一带都是荒坨子,荒甸子。人们可以随便开荒种地,冬天按户交公粮,隆冬数九赶着老牛车往郑家屯送粮。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,土地归集体所有,大家都到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,一起春耕、夏锄、秋收、分红。当时村南全是沙坨子,村北一半是碱甸子,另一半是能够生长出全村人口粮的农田。农民们实际进行生产活动的的能力很有限;适于生长的作物主要是高粱、苞米,而苞米的产量相对高一些,自然成了主打产品。所以那时农家餐桌最常见的就是苞米面大饼子,粮食欠缺的人家还要靠挖野菜充饥,我们都吃过苣荬菜、婆婆丁、野白菜、榆树叶、打碗花根儿……

上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制度实施以后,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89年科左中旗政府出台政策,允许开发碱甸子种水稻。政府出钱打井,一台柴油机井控面积范围约40亩地。当初村民们对那一片“兔子都不拉屎”的荒地能否长庄稼持怀疑态度。在村上领导干部的宣传动员和引进水稻种植技术指导下,李奎生家第一个报名,凭着一锹一锄头,一镐一钎,硬是在草根如毡垫一般的荒草地上率先开发出18.7亩地,没想到盐碱地特别适合水稻生长,既保产又增产。于是,村民们纷纷加入,几年间全村就成功开发出3000多亩稻田。

几十年闲置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,荒甸子焕发出勃勃生机。站在村北大坨岗子上放眼望去,绿油油的稻田绵延起伏在哈达江边,一直到西洋桥下,哈达江像一条玉带飘曳在一片绿海之间,汇成一道秀美的风景,恍若江南水乡。家乡的面

貌一下子变了样。更为切实的改变是农民的收入增加了,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,餐桌上的大饼子变成了白米饭,靠野菜充饥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。

镇党委书记张志昌说,门达这些年坚持搞水稻开发不仅增加了土地种植面积,增加了农作物种植品种,还通过种植水稻逐渐改良了土壤品质。前些年,由于地下水位下降,水稻的水资源不足,致使一部分土地又种回玉米;结果由于水位下降,土壤中的盐碱也随之下降,反而使土壤更适合玉米生长,产量大增。因此,因地制宜,根据本村土地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农田种植结构,是当地农业生产的制胜法宝。

由于自然环境原因,门达沙坨子地势高低不平,风沙又特别大。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,村里几乎没有一棵树,全村光秃秃地裸露在大陆性季风气候之下,西北风、西南风换着季不停地刮,几十年里村民们饱受着风沙之苦。直到1978年以后,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政策,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:防风固沙,美化环境,净化空气,保护植被,造福于子孙后代。并提出了房前、屋后、路边,谁栽谁所有的政策。从那时起村里年年栽树,村民们自此有了植树防沙的意识。铁路线以南的沙坨子多年来由于农业开发沙化越来越严重,村里遵照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,从1985年到1989年连续栽植5000多亩杨树。2003年又以个人承包的方式大面积栽植松树,十几年来成活率、长势都非常好。2007年又一次大面积栽植杨树。如今村内村外公益林、固沙林、经济林等成行、成片、成网,沙坨子树木覆盖率已达80%以上。

初伏的天气,漫步在村中平坦的水泥路上,两旁林荫遮蔽,清爽宜人;走上南沙坨,举目四望,视野所及,一片绿海荡漾在夏日的薰风中,令人陶醉。乡亲们说,这些年村上不间断地植树造林,对治理风沙非常有效。从前村里沙子厚得走路一步一陷脚,现在是想找沙子都找不到了,大风也少见了。退耕还林不只是实现了“绿进沙退”,沙坨子上的植被增加了,生态恢复了,连村上的燃料、木料、饲料、肥料等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,人战胜自然的能力真是强大!

驱车回城的路上,一次次流连回望,那一片故乡云水处,莽莽苍苍的树、平平展展的田,风光正好……

那年那月

儿时中秋桂花香

文/苏作成

儿时,有一年的中秋节,晚饭后,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庭院里。

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中秋与圆月的关系,在桂花的馨香中,我们等着欣赏美丽的圆月。不料,天空中层层层的云,却如烟似雾,将圆月遮蔽了。不是要过一个没有圆月的中秋呢?

正这样想,那一轮圆月却穿过了雾似的云,向上升,向上升,刹那间,一轮玉盘般的圆月,向村庄射出万道银光。此时的晚风轻柔如絮,素绢似的轻云,又热烈地簇拥着一轮玉盘了。

月光下,我们看到几串沉甸甸的葡萄,挂在庭院旁的葡萄架上。几只飞来飞去的萤火虫给庭院增添了几分迷人的情调。堂哥与他的恋人,一边窃窃私语,一边披着月光去河边漫步。

小河在如水的月光下慢慢地流淌。习习的晚

风使得粼粼的波光,犹如细碎的小鱼,在水面欢快地跳跃和追逐。

母亲将月饼分给我们几个孩子,我们一边赏月,一边吃月饼。

远处传来隐约的笛声,韵味婉转凄美。

此时,皎洁的玉盘已高挂天空,向村庄洒下如水的月光。深蓝色夜空中的玉盘,真是要多圆有多圆,要多亮有多亮,要多美有多美,它把一片皎洁的光辉,洒满了村庄的角角落落。

而此时如水的月光,桂花幽幽的馨香,池塘淡淡的雾气,村庄动人的笛声,河边恋人的私语,这一切,使故乡的中秋充满了盈盈的诗意。

葡萄架下,大爷讲述着关于中秋的传说。奶奶仍坐在树下一动不动,用她那双失明的眼睛“凝望”着通往家中的路,我们都知道那是她在思念远

行的小儿子。

自古中秋就充满了诗情画意,古人把圆月看成团圆的象征,因此八月十五也称“团圆节”。千百年来,远在他乡的游子,总是以中秋的圆月来寄托对亲人的思念。无论是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还是苏轼的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……儿时,堂哥常会教我们诵读这些描写中秋的千古绝唱,给故乡的中秋增添了几许书香气。

“年年中秋待月圆,月圆最是相思时”。离开故乡多年的我,每到中秋赏月之时,常会凝望那如水的月光。那种凝望的目光,便是对相隔两地的亲人们最为隽永的思念。那淡淡的离愁和长长的思念常使漂泊的游子难以入眠,或许只有那如水的月光和桂花的馨香才能消解吧……

生活感悟

秋日草青青

文/姚淑艳

喜欢小草。无论它长在哪里,只要遇见,就心生欢喜。也许尘世的喧嚣太容易让人疲惫,到了冷暖自知的年纪,更懂得一个人的确需要丰盈的内心世界。而那青青的小草,葳蕤是热闹,荒芜是忧伤。在我的眼里,在我的梦里,它们都能摇曳成独具韵味的诗章。

有些路,终究需要自己走下去,就如同有些痛,不必说与别人听,经由岁月的沉淀,一定会化为淡淡的心殇,在胸口隐隐作痛。痛得久了,也就成了习惯。那青青的小草,霜雪中蛰伏过,风雨里挣扎过,春风袭来,它们又一株一片结成绿色的阵营,向这个世界宣告着生命的蓬勃态势。装点大地,装点山河,慰藉着一个看似活泼实则无比孤独的灵魂。

绿草苍苍,白雾茫茫,有位佳人,在水一方。小草也会寂寞,它的寂寞倒映在水里,温柔的水会洗净小草的尘垢,还它原本的青葱吧!水天相接,

草浪起伏,会引发一场诗歌与烈酒的战争吗?

喜欢小草的明媚。它的世界里,只有黄绿两种颜色,简单明了。盛开与凋谢,是它们与自然相处的模式。秋冬没有一丝凌乱,春夏更无半点娇情,它们是有着让人钦佩的品格的。

清晨行走,路边远处都是绿色,小城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湛蓝,有零星的花在草间绽放,绿萝也热烈地响应着青草的邀约,在墙壁上欢快地蔓延,像是跳跃的音符,甚是好听。

忽然想起公园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园。从初春到仲夏,亲眼看到几位上了年纪的大姐耕耘播种。而这小小的园也未辜负大姐们的希望,开出了蓬勃勃勃的花朵,让这个个人迹罕至的角落也有了热腾腾的生机。

时至清秋,下过夜雨的晨微凉。高楼在浓雾里若隐若现,手机里有老朋友刚发的朋友圈,一泓清水,一丛苇草,也是若隐若现的样子。对,就是

那一丛苇草才让我想起那个有着蓬勃的花朵美的园。一丛苇草是宣纸上的水墨,一种安静的美,与眼前这热闹的花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相隔并不遥远,一园两景,动静相宜,甚是好景。

想着那丛苇草,安静的立在水里,那弯水,也是安静的淌在林间,它们与这园与这花儿们遥相呼应,共同捧出一个清爽的秋天。花儿招摇,草儿安静,它们在谁更美吗?

一边走一边想,早已到了公园出口,一株绿树的枝桠处,不知是谁置放了一株更小的绿植,在一个废弃的塑料袋里开出羞怯的小花来,居然有些楚楚动人,小花的旁边,居然也是一丛嫩嫩的、绿绿的草儿,在这个秋天,显得格外明媚。这草儿并着这花儿,都是为谁绽放呢?

来自自然的馈赠,除了养眼,还应养心。初心,就是一种毫无杂质的水晶,只是一心一意地付出吧!比如这草儿与花儿。